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七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杜文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  
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

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  
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  
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  
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  
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  
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竒子於宋者其命閻也  
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

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銷閤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

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  
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  
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闔者守之出便與守不保其  
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  
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  
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闔者  
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

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已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名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

若言此者欲以成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  
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躋子於宋其命閻也不以完  
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鐘以束縛  
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  
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於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  
可惜也楚人寄而躋閻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  
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  
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為公則天下皆堯莊子以為不可而惠子以為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餅貯水湯中者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為得遽之道遽謂直是以類相名非吾所謂道於是為之調瑟堂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弦而室內五音皆無當弦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

其以聲名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惟聲聲者能之魯  
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  
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  
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為是莊  
子遂引齊人棄蹠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  
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為是求鈿鍾以束  
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為  
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蹠關者蹠

閤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  
關既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為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  
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  
相勝為道殊魯遽以優劣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  
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  
故寂寞為五音之主靜默為衆辯之宗而惠子乃以  
雄辯為極故莊子引齊人躄子以喻遺殘嗣續寶貴

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已非寄而躡閤則寓跡不高夜  
鬪者所爭無明未離岑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  
也

膚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  
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五  
子學既不同孰為真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  
以水而為冰膏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  
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惟違時而有可召

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  
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  
調一弦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  
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弦皆動比之宮應  
宮角應角為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為君舉  
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  
陽召陽何異遽乃自以為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  
拂猶抗鎮屈服也躡音擲住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

守閹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為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為閹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躄字不相關有遺類畧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畧相似亦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昇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  
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  
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  
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  
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以類相從未為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  
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  
猶未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

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寄閣而鬪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惟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沒莊

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汙其  
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  
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  
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  
莊子自謂吾失患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  
以為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逞  
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

對世豈常有哉

庸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時得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胸中之竒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

之斷天下斂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  
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无失而彼能忘形以  
聽斷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  
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  
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斷今惠子既亡  
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  
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  
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

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  
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  
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碧  
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  
引為郭註緣此四字不類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不亢哀不已若故无棄人若  
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  
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為公王故可以為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亟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為善士未可大有為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

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  
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  
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  
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  
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  
其能反聽內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強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  
已潔廉故鈎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為人不諂不傲

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吝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  
故大者宜為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厲齋口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強之以禮義也  
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  
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  
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  
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  
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  
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  
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  
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  
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  
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  
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

文下不叛為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  
政寬恕不銜已聰明以為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  
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  
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霸  
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實為兩得也可不  
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為當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  
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

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枯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樸素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謬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教人而取死  
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受訓歸而師有道之  
士鋤去驕矜之色而任樸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災故狙恃  
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以無識而教人猶不  
免速死況人為物靈有知有識而欲傲忽同類之尊  
者乎不疑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膚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矢亦甚速

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為矜能掇禍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其間惟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覩吳王而攫捺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莫非彀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



驕人不疑歸而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邪  
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為善在乎不倦干日  
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  
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  
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  
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  
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  
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悲夫悲人之悲  
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為之不足  
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  
然其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為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  
驚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也夫天

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覩而國人三

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鬻之凡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遣累猶為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遣之又遣而世界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餽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鬻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

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  
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滓矣

庸齋口義曰先曰賣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  
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  
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自覺所  
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  
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噓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

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見彼知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己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

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惟  
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  
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  
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  
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

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名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諡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諡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諡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

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大備者固以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教宜僚侍宴之  
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之故曰古人皆於此  
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  
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  
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  
各解兵而歸叔教閑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  
不敢侮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為而息難

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為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諡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諡矣



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諡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  
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  
足以為大而況為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  
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  
此所以為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  
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已  
也能反已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為戲適鬼谷子有轉丸

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臥秉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名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畱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

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  
猶覆載無心橐籥萬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惟其無  
私無求故大備歲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取  
任民復樸而不棄不為物所遷也歸根而无極循古  
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庸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夫子  
謂二人皆能無為之為何待我說願有喙三尺言我  
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

人為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  
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  
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為能况大人  
乎有大人之名不足以為大况自然之德又何名乎  
大備大成也惟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  
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无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  
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

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覲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閑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

以言語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  
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  
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  
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  
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諡  
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  
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  
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

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

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  
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菽而羊生於  
與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  
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  
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  
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  
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



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  
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  
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  
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為而然者勿為則  
已不為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為

盜所得全恐其逃刑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  
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  
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與未地屬羊東南隅曰癸辰地  
屬鷄羊因牧而有鷄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鷄  
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為此人事何為有酒肉之怪此  
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相遊於天地

遇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遇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  
為事與之為道也不與為謀與之為理也不與為怪  
與之為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撓世俗與  
宜者吾未嘗為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  
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  
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  
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  
已矣渠公富商之家也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  
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祿猶  
未嘗牧田羊鷄忽生於室為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  
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為則守  
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  
與物相撓順理也不與為事宜無擇也真功無迹而  
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  
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歎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

明是故修為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庸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鷄生於室異事也喻  
我以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  
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為異而一循乎自  
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  
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  
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閭者也  
吳儔註九方斲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故其相相

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為祥而不知遭刑以傷生則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其微也夫

九方歿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刑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闕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鷄忽生莫知其所自來

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與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禍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

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朋  
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  
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  
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

之行惟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惟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

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  
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  
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  
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  
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  
耳以心復心若然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  
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  
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  
割之則傷也惟外賢則不偽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  
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  
時之利者皆豕蟲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  
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  
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

以有天下益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覘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

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  
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  
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蟲名之收卷  
婁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  
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  
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  
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  
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

以無甚親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  
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為舜  
者視舜猶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目則見見  
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  
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  
見聞聞知知者則无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  
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人之迹所  
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和之則民至譽以宗  
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  
少利仁義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  
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為穿窬  
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為盜於天下後必有人  
與人相食者矣且以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  
下猶暫視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賢人有仁義之名者惟外乎賢者知之與老子不  
尚賢義同暖自温姝自美濡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婁  
自斂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  
陳迹而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悅未知夫道在死物  
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腋脚温暖之所蟲  
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  
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  
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

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而不發緒餘  
土直則為百姓之所悅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  
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  
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  
雖亦至不私比之無親無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  
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  
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自視自欲其自見耳聽耳  
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

碧虛註暖柔妹好自悅也濡潤需頃偷安也卷婁牽  
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  
以窮理盡性為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  
不需頃而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  
豕彘聖人芻狗萬物無寄託之迹近民之歸也如蟻  
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  
都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

舜功成則老而不休閑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衆  
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  
矣惟能无所親踈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  
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為悅然德化民  
知有君而无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  
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无不循理也

庸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譏學者不知未始有物  
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羣蝨

居之自以為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域喻圍心於富貴  
卷婁偃僂自苦貌言修德之人自為名人皆以歸之  
反以為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為之君抱德  
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  
而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  
真人為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真人心耳目  
皆與人同但无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  
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齧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為者  
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樽俎之不可越  
遊方内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  
輕訾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徃徃認跡為履愈失其  
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於  
中不免繼之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  
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仁大義  
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闕之有仁義

至於堯已為澆薄許由恐其為天下笑蓋察影而  
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  
無為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  
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  
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  
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  
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瞽  
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

知其為後世害也惟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也然後能識破也後叙暖姝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歸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



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  
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  
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  
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  
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  
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  
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為域衆蟲以豕身為域  
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至三

評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校對官中書臣程承志

謄錄監生臣杜文海

謄錄貢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  
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可勝言句踐也以甲  
楯三千棲於會稽惟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惟種也不

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  
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以為失故  
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  
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  
相與為累惟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  
已損而百不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為  
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  
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為而成矣欲

速則不果已竇謂知能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為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為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也此為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為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為得死為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

為喪死為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  
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  
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脰能長不  
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  
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為未始櫻恃源而不竭  
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  
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  
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



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死凡能其於府殆府五藏殆也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烏喙雞癰灸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迺為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

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鴟目晝暗而夜明鶴脰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撓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

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  
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  
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  
出於府藏則為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  
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  
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已寶此至人之  
所悲以至爭城池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  
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  
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  
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  
悴猶藥之莖梗癱苓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  
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  
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已病鷓目鶴脰之有適不適  
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深  
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撓拂亦不輕矣水離土

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惟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為已寶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庸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

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為越報吳能於亡  
中求生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殺身臨目鶴脰又重  
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撓者其源長也故物  
雖損已而我無所撓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  
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  
自然凡知出於曾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  
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  
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為寶古今亡國

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  
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  
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  
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  
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跖壽之類譬  
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  
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

身猶鷓鴣目鶴脰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  
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得  
失利害之攸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  
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  
起伏不啻蚤蚤之過前又何所攪拂哉水之守土  
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  
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  
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



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為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貴在謹過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搏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

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  
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  
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  
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  
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

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而無方各以其分萬

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異為惑若此也夫惑而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搏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為道者

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  
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  
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  
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  
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情甚真  
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  
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  
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

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  
不鮮言本無係故不鮮而後鮮其知似不知以其本  
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  
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徼而  
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諷不可係滑不  
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  
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揚謂發其幽  
摧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惟能見

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  
始有物者亦惑而已惟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  
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為用不知之為能知也明矣大  
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  
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  
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義之以不知而所知  
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

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  
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為  
體大信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  
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  
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  
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  
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  
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



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推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為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

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為

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  
知之者蛻然自解大目天光昭然徹視大均平一靡  
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信誠然無不稽考大  
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妙諸用也凡此七者皆  
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  
彼也蛻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而後  
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  
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韻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

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推存乎  
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  
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脰不可斷鳧脰不可續也  
稟生受氣蓋有由然惟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  
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  
也

庸齋口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  
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其所不知可以

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

揚而推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  
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  
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大可謂奇  
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  
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  
以知天矣天道難諶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  
間止乎其所以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

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物道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使自平大方以無物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又

何所施其詰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漢書揚摧古今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蓋心天無照有感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

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啟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迂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盖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驚其失好而惡女奴盡修身之要修誠而



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  
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  
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  
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  
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  
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  
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惟其後世  
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

而之萬物無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  
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  
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  
之巧也又喻有隲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終  
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  
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  
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相  
祥而不言其刑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

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癰苓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撓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惟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  
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

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而已  
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  
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  
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  
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  
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  
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

哉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

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



閱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為衣暍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况楚王為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為顯使王公化高為卑於物無逆與之為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

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閔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為利祿之計王果引隱士抑貪  
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  
舉止欺罔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唱者人  
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  
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春伯鸞之婦賃春家人忘  
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  
化卑也與物為娛則同塵而不溷與物樂通則和光

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  
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為而趨  
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為事與有道者之心相去遠矣  
庸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  
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  
衣則煖如春暘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  
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  
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

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尊為卑也窮  
理自娛與物無礙自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  
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  
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則尊卑  
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  
得其和閱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為公閱休之  
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為

心故求薦於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  
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燬耳猶  
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暘違  
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  
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  
能自許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况  
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  
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舍惡趨善

從閑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閑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鑒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

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  
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  
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  
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  
故能無已若愛由于聞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  
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  
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體固



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  
歸根搖作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  
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  
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  
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  
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鑒  
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  
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混然一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搖者動皆以天為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人愛之以別

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為人喜而愛之  
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  
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  
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  
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已  
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  
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  
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網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我也知其  
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為師聖人無名  
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  
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  
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  
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  
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  
亦無已亦性也

庸齋口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之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

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曰性也

綢繆謂世界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為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默靜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為師非出有心而

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  
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  
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  
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  
因鑒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  
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  
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  
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  
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  
而不渝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  
傳之從師而不圓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  
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况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聞况

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常不化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圉之也任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

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  
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  
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  
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  
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  
然亦不忘其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  
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為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較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為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溢所謂復命搖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禦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

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為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為之者之名也其精為道其羸為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為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為之傅仲尼非傅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為御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

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  
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况見所嘗見  
聞所嘗聞喜可知也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  
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  
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  
如閒暇况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  
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



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  
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所為而復於自然真性得矣然  
有心於師天則不得况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  
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  
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  
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  
者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囿但任其自然  
彼且為嬰兒與之為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為傳從

之而不圓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為司其名彼三人者  
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為盡人  
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  
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為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  
其九尚懷忻悅况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  
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鐘鼓於  
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間音閑謂廣野環中空

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  
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  
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  
乃師天也若壓沒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  
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  
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  
塵溺假偽於綢繆何為而若此昔湯臣良司主臨御  
以為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

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  
忘而况適名益法昭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  
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為司傳除日無  
歲則終始無圜無內外則無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  
周盡一體之道也

厲齋口義久旅而歸故國必暢然其感入其中則草  
木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况求道忽悟得見  
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

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問

去聲

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

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况聖人以虛

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為如何環

中至虛之喻無終始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

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

也世人何不省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為法而

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為事

則未如之何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事為之跡

併與無為者無知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始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迹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於一沍猶齊物論老沍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為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為師不為其所籠囿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為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為而尹有為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在世是為刺法兩見身與

名為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為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為伊尹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為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子曰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為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遇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

為之欣喜况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  
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  
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  
忘其化之大者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  
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  
炤非後炤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合離哉夫  
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為事也若  
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



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  
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  
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為之傅師  
其道之無為而不為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  
以囿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  
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  
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為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  
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刺法耳非湯之真

也得其兩見謂見君臣相資而成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為之傳也厯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為聖湯非三臣為傳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内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知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内外之分哉 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

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  
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  
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而又壞之  
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  
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

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  
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歟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  
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  
鳴也吹劔首者呶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之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  
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  
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  
限之物有限則不論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

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泥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愴然若亡悼所爭者細映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

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為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劔者呶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譏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為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

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  
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  
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况  
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  
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為事使彼怨  
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行欲以小憤興兵侵暴  
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



華子之自下以為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  
所謂求其道者修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  
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  
殼之內旬有五曰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  
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稊  
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况  
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  
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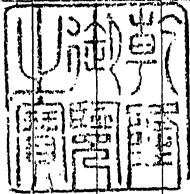
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嗚然而鳴吹劔者呖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况伐國虜民乎

厲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

魏國觀梁都又於所都中小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愴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窾吹之有聲吹劔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於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為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

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魏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劔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三